

敦煌遺書的收藏、編目與出版*

The Collection, Cataloguing and Publication of Dunhuang Texts

方廣錫 (Fang Guangchang) **

敦煌藏經洞發現於1900年，至今已經111年。1909年起，羅振玉、內藤湖南等中日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對敦煌遺書進行研究，並發表第一批成果。根據現有資料，最遲在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舉行夏期講演時，已經提出「敦煌學」這一名詞。筆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敦煌學」這一名詞的

提出，標誌著早在20年代中期日本學術界已經對敦煌學「產生了理論的自覺」。¹ 如果從1909年起算，敦煌學已過百歲。如果從1925年起算，敦煌學也已經走過八十多年的歲月。

1930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與預見力，高度評價了敦煌學引領世界學術新潮流的重要地位。他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²

百年來敦煌研究的發展證實了陳寅恪的這一論斷。藏經洞中所存的敦煌遺書為我們研究中古中國社會的政治、歷史、宗教、文學、藝術、音樂、舞蹈、語言、文字、民族、對外關係、西域史地等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百年來，各國學者通過對敦煌遺書、敦煌莫高窟及相關文獻、文物的深入研究，在世界上產生一門引人矚目的學問——敦煌學，並在各個相關學科取得驕人的成果。可以預期，隨著人們對敦煌遺書及相關文物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敦煌學將愈來愈放射出璀璨的光芒，顯示



方廣錫教授於2010年12月3日於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之學術討論會以「敦煌遺書的前世與今生：談敦煌遺書的收藏、鑑定與修護」為題發表演講，由南華大學文學系鄭阿財教授擔任主持人。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 06@ZH007 專案、上海市社科基金 2005DZX001 專案、上海市教委 085 工程項目論文。

**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方廣錫教授於2010年年底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邀來臺，並至國家圖書館特藏組鑑定館藏敦煌遺書，12月3日以「敦煌遺書的前世與今生：談敦煌遺書的收藏、鑑定與修護」為題發表演講，並應本刊邀稿，完成此篇文章。

1 方廣錫，〈日本對敦煌佛教文獻之研究（1909-1954年）〉，《敦煌學佛教學論叢》（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8），頁359-360。

2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敦煌劫餘錄》第1冊（臺北：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1931），頁1。

其強大的生命力。

為什麼敦煌學能夠在 20 世紀成為世界性的學問？筆者以為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敦煌是古代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之地。敦煌在古代世界的這一地理位置，使得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以古希臘文化為起源的古代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種宗教在這裏匯合。這決定了敦煌遺書所蘊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從而決定了敦煌學的世界性。

第二，由於歷史原因，敦煌遺書在發現之後的十多年間，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何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敦煌遺書的流散，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敦煌遺書流散到世界各地，也是敦煌學能夠在 20 世紀成為世界性學問的重要因素。

上述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內在的、必然的。無論敦煌遺書流散與否，由於第一個因素的存在，決定了敦煌學必然是一門世界性的學問，遲早會被世界矚目。第二個因素則是外在的、偶然的。我們固然可以對藏經洞的發現及其後文物的流向做種種假設，但歷史本身不承認假設，敘述歷史也不能以假設為基礎。所以，我們應該承認敦煌學所以在 20 世紀興起，第二個因素也起到重大作用。

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敦煌遺書散藏世界各地這一事實，對敦煌學的順利發展也起到極大的阻礙作用。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雖說藏經洞敦煌遺書是在漫長歲月中積累起來的一批佛寺廢棄物，但其中不少遺書相互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性。敦煌遺書的散藏，使它們的關聯性被人為割斷。重建這種關聯性，需要研究者花費大量的勞動。

第二，各收藏單位對所藏敦煌遺書的公布進度不一，有的收藏單位甚至至今秘不示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研究者不但難以掌握敦煌遺書的全貌，甚至根本不知道敦煌遺書的總數到底有多少，收藏單位到底有多少，故而難以進行更加高效率與高水平的研究。

第三，由於收藏分散，長期以來，敦煌遺書的編目主要依靠各收藏單位自己進行。而各收藏單位條件不

同，對所藏敦煌遺書進行編目的進度與質量也參差不齊。至今，中英法俄四大收藏單位，尚無一家真正出版囊括該單位全部敦煌遺書的完整目錄，更勿論囊括世界全部敦煌遺書的總目錄。由於缺乏目錄的導航，敦煌研究者至今沒有能夠擺脫「找寶式」的研究傾向。

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經過幾代學者的辛勤努力，特別是近 30 年來，不少收藏單位頗致力於所藏敦煌遺書的編目與公布，使得上述局面大有改觀。目前，世界敦煌遺書的總體面貌已基本清楚，世界漢文敦煌遺書總目錄的編纂正在進行。我相信，在各收藏單位、在全體敦煌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10 年之內，敦煌研究上述被動局面將會有徹底的改觀，敦煌研究也將迎來新的高潮。

本文擬介紹敦煌遺書在世界的收藏、編目與出版的現狀。由於筆者主要研究漢文敦煌遺書，所以本文的介紹也僅限於漢文敦煌遺書。

一、收 藏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

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為前清京師圖書館，民國改名為北平圖書館，1949 年以後稱北京圖書館，其後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下概以「國圖」簡稱之。

國圖的敦煌遺書包括兩大部分：第一是前清時接收的敦煌押運進京部分，第二是後續入藏部分。下面分別介紹。

1909 年，伯希和攜敦煌遺書進京，京師人等方知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所藏遺書大多為外國探險家取走。在諸多人士的奔走呼號下，清政府學部令陝甘總督將洞內遺存悉數押運進京。約 1909 年底，陝甘總督先上繳樣品 1 卷。後於 1910 年，派遣押運人員將敦煌遺書共計十八箱送交京師圖書館。眾所周知，當時押運人士有監守自盜等情況。此事敗露，群情激憤。當年年底，當事人不得不交出寫經 22 卷、粘片二本，送交國圖。

國圖將比較完整的遺書依照《千字文》排字編號，

每字繫 100 號，從「地」字到「位」字。空缺「天」（估計為避帝制）、「玄」（避清聖祖諱）、「火」（書庫忌用）三字未用，實用 87 個字。最後的「位」字只編到 79 號，故實際編出 8679 號。編目工作應完成於宣統三年（1911）。

上世紀 20 年代，從前此編目後剩餘的敦煌遺書殘卷中挑選出相對較為完整的遺書再次編目，亦依《千字文》排字，每字 100 號，因上接第一批編目，故第二批整理的遺書，千字文編號從「讓」字開始，到「朝」結束。中間空缺「弔、民、伐、罪」四字，實際用 12 個字。因最後的「朝」字只編到 92 號，故第二批整理清點的遺書總數是 1192 號。從空缺「弔民伐罪」四字看，筆者懷疑這次整理也許是 1927 年北伐戰爭前後完成。

經過兩次整理，尚餘兩木箱敦煌遺書殘片，存放在書庫。年深日久，漸被遺忘。直到 1990 年再次被發現，其後從中整理出 4000 餘號。

至此，敦煌押運進京部分全部整理完畢，共約 14000 號。

國圖後續入藏部分的來源有三個：主體部分是國家調撥，其中包括原藏於旅順博物館的日本大谷探險隊收集品 600 餘號；其次為社會賢達捐贈；再次為國圖多年求購。總數達 2000 多號。

兩大部分合計，國圖收藏的敦煌遺書總數為 16000 餘號。

上世紀 90 年代起，國圖對館藏敦煌遺書進行修復。修復時，將部分裱補紙揭下另行編號，故此增加數百號。截至 2009 年 1 月止，國圖編定所藏敦煌遺書為 16578 號。

（二）英國圖書館

英國圖書館成立於上世紀 70 年代，由英國諸多大小圖書館合併而成。下面概以「英圖」簡稱之。

英圖所藏敦煌遺書，除近年購入 2 號外，均為斯坦因 1907 年第二次西域探險、1914 年第三次西域探險兩次從敦煌騙得。斯坦因在西域探險所得的大量敦煌遺書、其他遺書及各種美術品、古代文物，由其英國及印度的經費資助單位分配。漢文敦煌遺書歸英國博物館圖書部，其他文字敦煌遺書歸印度事務部圖書館。70 年

代，英國博物館圖書部及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均併入英圖，故現英國所藏敦煌遺書已全歸英圖所有。但內部管理依然分屬兩組，並未合流。順便說一句，斯坦因所得敦煌美術品，在英國的部分現收藏在英國博物館與維多利亞博物館；在印度的部分，現收藏在新德里博物館。

原英國博物館圖書部的斯坦因所得敦煌遺書，分別編在 Or.8210、Or.8212 兩個大號之下。其中 Or.8210 以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險所得敦煌遺書為主體，但也夾雜少量非敦煌遺書。此外包括第三次西域探險所得的較大敦煌遺書 600 多號。Or.8212 則為斯坦因第三次西域探險所得的各種文物。

Or.8210 部分，到上世紀 50 年代，將較大的寫本遺書編為 6980 號，下餘較小的殘片尚未編號。印本（含著名的咸通九年《金剛經》）單獨編為 20 號。以上編目 7000 號，並開始向世界公布。到 70 年代，又編目並公布 619 號，這樣公布總數達到 7619 號。1991 年筆者到英國編目時，下餘殘片已經初步修復，編號增加到 13697 號。但尚餘個別殘卷、殘片、雜物沒有完全編入。

Or.8212 部分，內容比較雜亂，有紙本殘片、木簡、織物、絹畫等等；文種多樣，紙本殘片總數為 1600 餘號，包括各種文字。來源複雜，既有敦煌遺書，也有斯坦因第三次西域考古所得其他文獻，據說甚至夾雜若干第二次西域探險所得敦煌遺書。

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雖為非漢文敦煌遺書，但其中有些遺書背面寫有漢文文獻，也有若干個純漢文遺書因當初疏忽而歸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收藏。據統計，帶有漢文文獻的遺書總數約 100 餘號。

近年，筆者編纂英圖敦煌遺書總目錄時，將 Or.8210 號中下餘殘卷、雜物，Or.8210 號中原單獨編目的印刷品，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非漢文遺書中的中的漢文文獻，新購入的兩號敦煌遺書，統編為斯 14145 號。除去一些空號，實際收入漢文敦煌遺書 14000 號左右。由於各種原因，Or.8212 號中的敦煌遺書，尚未納入。

（三）法國國家圖書館

法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法圖」）所藏敦煌遺書均為伯希和非法所得。他所得的各類美術品則收藏在法國吉美博物館。

法圖收藏的漢文敦煌遺書，從伯 2001 號編到伯 6040 號。去掉中間的空號，再加上夾雜在藏文中的漢文遺書，總數約 4000 號。

（四）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研究所

該所敦煌遺書為 1914 年奧登堡探險隊在敦煌所得。上世紀 80 年代公布的數字為將近 12000 號，但最後編定的數字為 19000 號。長期以來，人們對 1914 年纔抵達敦煌的奧登堡探險隊以最後抵達的身分，得到最多號數的敦煌遺書迷惑不解。現在明白，在 19000 號遺書中，只有 200 個較大的卷子，其他均為殘片，其中還混雜了不少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遺書。

上面是敦煌遺書四大收藏單位的收藏情況。下面介紹散藏。

（一）中國散藏

1900 年藏經洞發現之初，洞中文物便開始流散。1909 年，清政府雖下令將洞中遺存悉數運京，但王道士已事先藏掖若干；遺書押運途中，據說續有流散；遺書抵達北京，更有監守自盜。因此，中國民間散藏的敦煌遺書為數不少。經歷百年滄桑之後，民間的收藏品大抵匯流到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現知收藏敦煌遺書較多的有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天津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天津市圖書館、安徽博物館、臺灣國家圖書館，還有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遼寧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湖北博物館、山東博物館、中國書店、天津文物公司、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甘肅省圖書館、南京博物院、中國佛教圖文館、文化遺產研究所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等等。近年，有些佛教寺院乃至私人收藏亦成規模，有收藏數十號者。至於收藏數量在 10 號上下的單位及個人，數量很多，不再列舉。

根據筆者的調查，中國散藏敦煌遺書的總數約在 3000 號左右。一般來說，這些遺書的文物價值較高，即大卷子較多，品相好的卷子較多。但從文獻價值衡量，則略微遜色，即常見寫經多，有特色的稀有文獻較為罕見。有時夾雜一些偽卷，需要注意鑒別。

（二）日本散藏

日本敦煌遺書的來源有兩種：一種為大谷探險隊所得，一種為日本各色人等通過各種渠道得自中國收藏者。

大谷探險隊所得的主體部分，其後歸旅順博物館收藏，上世紀 50 年代由文化部調撥到北京圖書館。下餘部分主要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亦有少量流散在外。

目前，日本收藏敦煌遺書較多的單位為大阪杏雨書屋、東京書道博物館、三井文庫、大谷大學、京都國立博物館、大東急文庫、奈良唐招提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有鄰館乃至一些個人與古舊書店，至於 10 件以下的少量收藏單位與個人，數量很多，難以枚舉。

根據筆者的調查，日本收藏敦煌遺書的總數在 1000 號以上，2000 號以下。與中國散藏相同，日本藏品的大卷子較多、品相較好，文物價值較高。間或有一些文獻價值也很高的遺書。此外，雖然比例沒有藤枝晃先生宣稱的那麼高，但日本寫卷中的確夾雜了部分偽卷。

（三）其他散藏

其他散藏指收藏印度、歐洲、北美及其他國家的公私散藏。

印度新德里博物館所藏敦煌文獻主要是美術品，其中包括部分紙本繪畫及印本菩薩像等。屬於文獻類據說祇有 9 號。歐洲的丹麥、德國等有少量收藏，據目前掌握情況，總數不過十餘號。英國的私人及個別拍賣公司有少量收藏，總數不超過 10 號。

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及私人亦有收藏，總數約百餘號。

以上，其他散藏總數不會超過 300 號。由此，世界漢文敦煌遺書的總數，大體在 58000 號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

第一、本文所謂「號」，是各收藏單位為管理方便對敦煌遺書所給的流水號。編號的一般原則是：無論長短大小，一個獨立件即為一號。也就是說，有些敦煌遺書達幾米，十幾米，甚至幾十米，僅編為 1 號。有的敦煌遺書祇有巴掌大，甚至指甲大，也編為 1 號。

第二、由於長期使用，敦煌遺書難免有破損等情況發生。此時，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廢舊紙張，貼補在卷子的破損處。有時一個卷子，會重重疊疊貼上幾十塊這樣的裱補紙。各收藏單位爲了更好地保護這批珍貴的文物，往往在修整時將這些古代的裱補紙揭下。這些揭下的古代裱補紙，有些空白無字，有些上面也抄寫各種各樣的經典、文書。英國、中國、俄羅斯等國，爲了方便起見，往往將揭下的古代裱補紙另行編號。這樣，各單位所藏敦煌遺書的編號，隨著修整工作地展開而不斷增加。法國則把揭下的裱補紙給予A、B、C、D等小號，然後與原卷存放在一起，這樣，原編號的數量也就保持不變。所以，同樣是一號，情況千差萬別。

第三、各收藏單位所給的流水號中，由於各種原因，一般都會出現空號。所以，一個收藏單位所藏敦煌遺書「編號」的多少，不能夠真正反映該單位所收藏敦煌遺書的實際數量。就收藏的絕對量（指遺書面積量或文字量）而言，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約佔全部敦煌遺書的三分之一強，英國圖書館收藏約佔三分之一，法國、俄國、中日及其他各國散藏合佔三分之一弱。如果我們將可以綴接的殘卷儘量綴接起來，將下餘那些較小的殘片、碎塊略而不計，則就漢文敦煌遺書而言，總數大約在30000號上下。

二、編目

從敦煌遺書進入學者視野，編目工作一直在進行。本文無法詳細介紹這些工作，僅介紹其中比較重要的目錄。

（一）中國國家圖書館

1910年敦煌遺書入館之初，京師圖書館爲之編纂了《敦煌石室經卷總目》，總8冊，著錄敦煌遺書8679號。這是一個流水目錄，屬於內部財產登錄帳，沒有公布。

1930年，陳垣在《敦煌石室經卷總目》基礎上，編纂完成敦煌學界第一個分類目錄《敦煌劫餘錄》，1931年作爲「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出版。《敦煌劫餘錄》著錄範圍依然爲《敦煌石室經卷總

目》著錄的8679號，但因爲《敦煌石室經卷總目》中常有一號多件的情況，而《敦煌劫餘錄》則按照一件一款的原則著錄，故《敦煌劫餘錄》著錄款數多於《敦煌石室經卷總目》。但《敦煌劫餘錄》本身並無編號，其後外界雖然主要依靠《敦煌劫餘錄》瞭解國圖敦煌遺書的情況，但依舊沿用千字文編號。

上世紀20年代，國圖成立寫經組，負責敦煌遺書的編目。先後參加過寫經組工作的先生很多，現尚可知其姓名者有：徐鴻寶、胡鳴盛、李炳寅、徐聲聰、張書勳、陳熙賢、于道泉、許國霖、李興輝、孫楷弟、朱福榮、王廷燮、王少雲、馬淮等。到3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敦煌石室寫經詳目》（附《檢目》）、《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附《檢目》）。前者是對《敦煌石室經卷總目》所著錄的8679號敦煌遺書的一個詳盡的分類目錄，後者是對後續編號從「讓」到「朝」等1192號敦煌遺書的分類目錄。雖然尚未最終定稿，但不失爲當時世界上最爲翔實、完整、科學的敦煌遺書目錄。遺憾的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華北吃緊。國民政府爲防止中華文物受損，將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文物古籍裝箱南運。敦煌遺書亦運離北京，寫經組工作不得不停頓。此後世事變遷，原稿藏於書庫數十年，始終未能與世人見面。國運蹇則文運蹇，思之令人扼腕嘆息再三。

1949年以後，國家重新注重文化事業。如前所述，大批敦煌遺書通過各種渠道集聚國圖，這些新入藏的遺書都冠以「新」字號。1981年，國圖善本組從中選擇1065號編纂爲《敦煌劫餘錄續編》。該目錄非正式出版物，油印後供內部參考。但其後外傳，成爲外界瞭解國圖藏敦煌遺書的又一個重要依據。

這樣，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國圖正式出版目錄《敦煌劫餘錄》，非正式出版目錄《敦煌劫餘錄續編》，兩者共著錄敦煌遺書將近10000號，佔所藏全部敦煌遺書約60%。

上世紀90年代初起，由筆者主持對國圖藏敦煌遺書進行全面清理與編目。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正在殺青，將在近年出版。其基礎數據，已經隨著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逐冊公布。

(二) 英國圖書館

斯坦因不通中文，離開中國之前，他的中國助手蔣孝琬曾對不少敦煌遺書給予定名，這些定名直接寫在相關敦煌遺書背面。蔣孝琬是否正式編纂過目錄，尚需考證。回到歐洲後，斯坦因希望伯希和幫助他編纂漢文敦煌遺書的目錄，這一要求得到伯希和的同意。筆者在英國見過伯希和的收條，上面記載伯希和收到英國圖書館寄到法國，供他編目的敦煌遺書。但最終伯希和連法藏敦煌遺書的編目都無暇顧及，自然不可能向英國施以援手。其後英國圖書館的翟林奈（Lionel Giles）承擔了這一工作，他從1919年開始，到1957年，花費38年的時間，完成《英國博物館藏敦煌遺書注記目錄》。1957年，該書由英國博物館出版。翌年，翟林奈逝世。翟林奈所編為分類目錄，其分類方式依據《南條目錄》，亦即中國的《永樂南藏》。內容包括Or.8210號中的斯1號到斯6980號，Or.8212號中的1號到195號中的部分漢文文書，印刷品P.1號到P.19號。

上世紀50年代初，在日本東洋文庫的合作下，英國博物館將館藏敦煌遺書中斯1號到斯6980號拍攝為微縮膠捲，1954年開始向世界發行。其後，中國科學院購到這份膠捲。1957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員劉銘恕憑藉豐富紮實的文史基本功與堅韌的毅力，僅用幾個月的時間，依據微縮膠捲編成《斯坦因劫經錄》。該目錄收入王重民主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當時大部分中國學者瞭解斯坦因藏品的主要渠道。

如前所述，其後英國圖書館續編敦煌遺書619號並發行微縮膠捲。臺灣黃永武在《漢學研究》發表〈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首次對這批敦煌遺書進行定名。1992年，筆者曾在《中華文史論叢》發表〈對黃編《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之補正〉，對黃氏定名作了若干補正。

1991年，英國圖書館邀請筆者與北京大學榮新江前往倫敦從事斯6981號以後敦煌遺書的編目。1994年，榮新江在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其編目成果——《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殘卷目錄（S.6891～

13624）》，其中收入敦煌遺書約500號。筆者則於2000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部分編目成果——《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斯6981號～斯8400號）》，收入敦煌遺書1400號。

上文提到，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非漢文敦煌遺書中亦有部分漢文文獻。這部分文獻由日本榎一雄編目，以《附錄：中文寫本殘片》（Appendix Chinese Manuscript Fragments）為名，發表在路易·德拉瓦萊·普森（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所編纂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所藏敦煌出土藏文寫卷目錄》中，共136號。

如前所述，英國圖書館共有敦煌遺書14000號，以上目錄共約涵蓋8500號，佔館藏全部敦煌遺書的約60%。2000年以後，筆者繼續從事斯8400號以後的編目，並對斯1號到斯6980號重新編目。目前，基礎著錄已經完成，將進而編纂為《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

除上述目錄外，對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還有幾個目錄是必須提到的。首先是東洋文庫編纂的四本分類目錄。即：

1. 池田溫、菊池英夫，《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I，非佛教文獻之部·古文書類（I）》，東洋文庫，1964年11月。
2. 土肥義和，《斯坦因敦煌文獻及研究文獻中業經引用介紹的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I，非佛教文獻之部·古文書類（II）》，東洋文庫，1967年3月。
3. 吉岡義豐，《斯坦因所獲大英博物館敦煌文獻目錄——道教之部》，東洋文庫，1969年3月。
4. 金岡光照，《敦煌出土漢文文學文獻分類目錄附解說》，東洋文庫，1971年3月。

上述四個分類目錄不僅分類著錄了諸多文獻，還涵納了編目為止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其次是臺灣以金榮華為首的學者編纂了《倫敦藏敦煌漢文卷子目錄提要》，1993年由臺北福記圖書公司出版。著錄內容為斯1號到斯7599號，分類方式則採用中國傳統的四部書體系。該目錄附有多種索引，使用稱便。

（三）法國國家圖書館

上世紀 30 年代，王重民作為交換館員到法國圖書館工作，編纂了第一個完整的法國圖書館藏漢文敦煌遺書目錄。王重民回國時，將工作卡片帶回中國，並在該卡片的基礎上，重編了《伯希和劫經錄》，發表於 1962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由於王重民留在法國圖書館的目錄，法方沒有出版，故《伯希和劫經錄》成為當時人們瞭解法國漢文敦煌遺書的主要渠道。

1950 年，法國科學院開始編纂《法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一卷收入伯 2001 號到伯 2500 號，由謝和耐（Jacques Gernet）與吳其昱負責，1970 年出版。第二卷收入伯 2501 號到伯 3000 號，由左景權、隋麗玫負責，至今尚未出版。第三卷，收入伯 3001 號到 3500 號，由蘇遠鳴（Michel Soymie）負責，1983 年出版。第四卷收入伯 3501 號到伯 4000 號，由蘇遠鳴負責，1991 年出版。第五卷收入伯 4001 號到伯 6040 號，由蘇遠鳴負責，1995 年出版。第六卷收入法藏藏文敦煌遺書中的漢文文獻，由王陶田負責，2001 年出版。也就是說，經過 50 年的努力，除了尚有 500 號因故沒有出版外，法國的漢文敦煌遺書目錄基本完成。

法國的目錄雖然是一個流水目錄，但附有分類索引及各類術語索引等，並納入研究資料，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

（四）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研究所

如前所述，俄國敦煌遺書總數雖為 19000 號，絕大部分均為殘片，編目工作困難較大。俄國敦煌學家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在前蘇聯時代編纂了《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兩卷。第 1 卷收入 1707 號，第 2 卷收入 1247 號，共計為 2954 號，均為俄國所藏敦煌遺書中較大的卷子或殘片。

（五）散藏目錄

中國各圖書館、博物館收藏的敦煌遺書，部分已經公布目錄，部分尚未公布。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情況大致相同。為避文繁，此處不一一介紹。

（六）專題目錄

所謂專題目錄，包括三類。一類為按某專題編纂的遺書目錄，一類為按遺書編號編纂的研究資料目錄，一類按某類主題文獻編纂的研究資料目錄。第一類可以李翊灼編纂的《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兜木正亨編纂的《斯坦因伯希和敦煌搜集品中法華經目錄》、江素雲編纂的《維摩詰所說經敦煌寫本綜合目錄》為代表。第二類可以申國美、李德範編《英藏法藏敦煌遺書研究按號索引》為代表。第三類可以田中良昭、程正編《敦煌禪宗文獻分類目錄》為代表。這些目錄的編纂為研究者查詢相關資料帶來很大的便利。近年來，此類目錄出版頗多，本文限於篇幅，亦不一一介紹。

（七）敦煌遺書總目錄

編纂全世界敦煌遺書總目錄，乃是敦煌學界的長期奮鬥目標。1962 年由王重民主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就是向這個目標努力的一塊重要的里程碑。該目錄除收入國圖、英藏、法藏三大家目錄外，收入當時能夠找到的諸種散藏目錄 19 種，並編制了經名索引。從現在來看，該目錄固然存在不少問題，但筭路藍縷，功不可沒。

其後，1986 年，臺灣黃永武編纂的《敦煌遺書最新目錄》由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收入英國、北圖、法國、俄國及散藏 10 餘家目錄。該目錄的突出優點是著錄敦煌遺書約達 27000 號，是至今為止收入數量最多的敦煌遺書目錄；該目錄對前此不少錯誤定名進行更正，並加注不少子目。缺點是該目錄的主體部分僅為《敦煌寶藏》標版目錄的彙編，除了卷號、定名，其他內容一概闕如，並缺乏基本的索引。故提供信息有限，使用亦頗不便。

2000 年，施萍婷、邵惠莉編纂的《新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由中華書局出版。該目錄刪除了原《總目索引》中的散錄，集中力量修訂國圖、英國、法國三家目錄，收入敦煌遺書約 20000 號。修訂中吸收不少最新研究成果，訂正了王重民原書的大量錯誤，增補不少子目，大大提高了原書的水平。缺點是索引不甚實用，影響了它的使用。

如上所述，至今收錄敦煌遺書數量最多的目錄，共著錄敦煌遺書 27000 號，佔全部 58000 號漢文敦煌遺書的 46.6%。因此，編纂一部涵蓋全世界所有敦煌遺書的總目錄，顯得格外重要。筆者以為，新編的《敦煌遺書總目錄》應該全面、科學、實用。所謂「全面」，是指：

1. 即應盡力將敦煌遺書全部收入；
2. 應從文物研究價值、文獻研究價值、文字研究價值等三個方面，全面著錄敦煌遺書所蘊藏的研究信息。所謂「科學」，是指：
1. 結構、分類應該科學；
2. 著錄內容應該科學；
3. 著錄方式應該科學。所謂「實用」，是指：
1. 目錄的總體編排要符合實用原則；
2. 應該編纂各種實用的索引。

從 1984 年開始，筆者正按照上述要求編纂《敦煌遺書總目錄》，該目錄擬分為三個部分：

1. 館藏目錄，按照各館藏流水號著錄，用條記目錄的方式，儘量體現它們的文物研究價值、文獻研究價值與文字研究價值；儘量體現某號敦煌遺書的整體性。
2. 分類解說目錄，按照敦煌文獻內容進行分類著錄，並對該文獻本身及其在敦煌遺書中的存在現狀進行解說，進一步凸顯它們的文獻價值。
3. 索引。總目錄計畫編纂如下索引：(1) 典籍名稱索引；(2) 人名索引；(3) 職官名索引；(4) 地名索引；(5) 題記索引；(6) 印章索引；(7) 名詞術語索引；(8) 遺書干支年代索引；(9) 錄文索引；(10) 綴殘索引；(11) 藝術品索引；(12) 非漢文索引；(13) 現代題跋索引；(14) 收藏印章索引；(15) 本目錄參考書目索引。並計劃按照實際需要，適當增加新的索引。

在諸多人士的關心與大力支持下，筆者目前已經掌握敦煌遺書 57000 號，尚有 1000 號還未掌握。我會儘量努力，爭取將這 1000 號全部納入總目錄。當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三、圖 錄

下面簡單介紹各收藏單位微縮膠捲及圖錄的出版情況。

(一) 中國國家圖書館

1. 微縮膠捲：國圖於上世紀 50、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曾兩次拍攝微縮膠捲。前者僅包括《敦煌劫餘錄》部分，後者包括《敦煌劫餘錄》部分與新字頭部分。兩次拍攝的《敦煌劫餘錄》部分微縮膠捲先後公布，新字頭部分沒有公布。
2. 圖錄：新文豐出版公司《敦煌寶藏》，依據微縮膠捲收入《敦煌劫餘錄》部分 8738 號。
3. 江蘇古籍出版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共 7 冊，包括《敦煌劫餘錄》部分 2 冊 166 號，1192 部分 1 冊 479 號，新字頭部分 4 冊 205 號。後 5 冊都是首次公開的新材料。
4.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全約 150 到 160 冊，全部圖錄均為重新拍攝。從 2005 年到 2010 年已經出版 133 冊（中間空缺 2 冊，尚未出版），共公布 14800 號。下餘部分，計劃 2011 年全部出版。

此外，如《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精品選》（2000 年）之類，北圖還出版過一些小的圖錄。

(二) 英國圖書館

1. 微縮膠捲：從斯 00001 號到斯 13697 號。其中斯 00001 號到斯 07499 號已經公布，其餘尚未正式公布。
2. 圖錄：新文豐出版公司《敦煌寶藏》，依據微縮膠捲收入斯 1 號到斯 7499 號。
3. 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獻——非佛經部分》，全 15 冊，已經出版 14 冊。最後 1 冊目錄尚未出版。照片品質高，印刷精美。基本可以滿足研究者的需求。
4. 廣西師大出版社目前正在積極籌備出版《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收入全部英藏敦煌遺書，全約 100 到 120 冊，第一批將在今（2011）年推出。

(三) 法國國立圖書館

1. 微縮膠捲：全部拍攝並公布。
2. 圖錄：新文豐出版公司《敦煌寶藏》，依據縮微縮膠收入全部法藏敦煌遺書。
3.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藏敦煌文獻》，全 34 冊，已經全部出版。圖版依然依據微縮膠捲印刷，品質超過《敦

煌寶藏》，但還不能完全滿足研究者的需要。

（四）俄國敦煌遺書

1. 微縮膠捲：無。
2. 圖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獻》，全 16 冊，已經全部出版。圖版品質較高，基本可以滿足文獻研究的需要。

（五）散藏

1.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收入相關收藏單位的敦煌遺書。
2. 甘肅人民出版社：《甘肅藏敦煌文獻》，收入敦煌研究院、敦煌縣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等甘肅全省收藏的敦煌遺書。
3. 浙江教育出版社：《浙藏敦煌文獻》，收入浙江博物館、浙江圖書館等浙江全省收藏的敦煌遺書。
4. 石門圖書公司：《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敦煌卷子》，收入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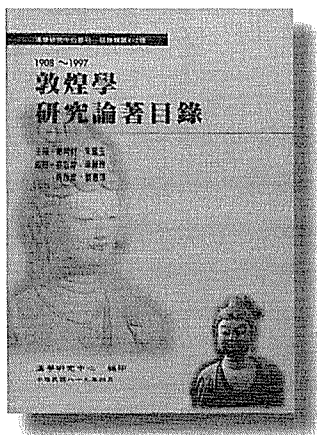
5. 文物出版社：《敦煌文物》，收入天津文物公司收藏的敦煌遺書。
6. 中國書店：《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收入中國書店藏敦煌遺書。
7.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敦煌寫經殘片》，收入啓功個人收藏的敦煌遺書殘片。
8. 安徽美術出版社：《晉魏隋唐殘墨》，收入安徽收藏家石谷風收藏的敦煌遺書殘片。
9. 杏雨書屋：《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計劃目錄 1 冊，圖錄 9 冊。已經出版目錄 1 冊，圖錄 3 冊。
10. 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全三冊。

此外，日本大谷大學、龍谷大學、三井文庫、京都博物館等公布過所藏敦煌遺書的書影。中、日拍賣圖錄常有敦煌遺書書影現身。

除了出版圖錄之外，這些年各收藏單位亦致力於網上公布敦煌遺書圖版。這方面情況比較複雜，限於篇幅，本文不再一一介紹。

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908-1997



漢學研究中心叢刊 目錄類第 4-2 種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漢學研究中心編印

內容：收錄 1907 年至 1997 年間，中、日、英、法學者有關敦煌學研究之專著、期刊論文、報章雜誌、以及未正式出版之學位論文共 11,650 條，篇末並附收錄期刊報紙論文集一覽表及作者索引。

2000 年 4 月出版
定價：新臺幣 700 元

如欲訂購本出版品，請洽展售處：
咱 e 冊——文華優質書坊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02-23619132 轉 819